

##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

◎苑广阔(广西桂林)

我大表姐的女儿小珍,从小学习成绩优秀,去年从985高校毕业后,顺利进入一家业内知名的设计公司从事设计工作,专业对口,待遇优渥,每天出入高档写字楼,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“金领”。

大表姐很以女儿为傲,在亲朋好友的眼里,小珍也成了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,三年之后,正处于职业上升期的小珍,竟然辞去设计师工作,转头去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宠物医院,成了一名宠物美容师。

这样的选择,让大表姐夫妇难以接受。从著名的设计公司,到普通的宠物医院,先不说工资待遇差了一大截儿,工作环境上也没法比,职业发展前途更是有着天壤之别。在设计公司工作,可以从普通的设计师成为某个项目的负责人,可以升为设计总监,如果能力强、机遇好,还可能进入公司的管理层。但天天和一帮猫猫狗狗打交道,能有什么前途呢?

大表姐一家人没少劝小珍回心转意,无一例外都无功而返。大表姐知道小珍从小和我亲近,让我也找机会劝劝她。

其实我挺了解小珍的性格,她做出的决定,外人很难改变。不过听听她内心的真实想法,即便不能让她回心转意,至少也能让家里人放心。

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,我和小珍聊了聊。小珍很诚恳地对我说:“舅舅,我知道很多人对我的决定不理解,认为我任性,其实这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。”

小珍顿了顿,接着说道:“别

人只看着我出入大公司,拿着高薪,却看不到大公司工作压力有多大,同事之间竞争有多激烈。最让我头疼的是,一个设计方案我可能需要修改几十次,最后领导还不满意,客户还不买账。每天上班,都让我身心疲惫,都快抑郁了。”

我插话道:“那你怎么想到去宠物医院上班的?这个跨度实在有点大啊。”

小珍喝了一口咖啡,说:“我们学设计的,很多领域都涉及一点,宠物造型也是设计的一部分。您也知道,我平时就喜欢养猫养狗,愿意和它们打交道。每次和小猫小狗待在一起,我都会很放松,很自在。虽然现在宠物医院工资待遇和设计公司没法比,但是我早就研究过了,这绝对是一个朝阳产业,发展前景很好,职业上升空间很大。说不定过几年,我也会开一家自己的宠物医院。”

我很理解小珍的决定,就把她的这番话,加上我的理解,转告了大表姐和大姐夫。

从小好好学习,考入名牌大学,然后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,这是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期望。但是从孩子自身的角度来看,这不过是人生的选择之一,而不是标准答案。

更何况,人生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,只要从事的事情有价值,可以自己开心、快乐,这就足够了。

## 趣谈古人撻串

◎曾龙(湖南常德)

近日,淄博烧烤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。事实上,不仅现代人爱吃烧烤,古人对“肉炙”这种美食也称赞不已。

人类吃烧烤的历史足够久远。从学会使用火开始,烧烤就成了人类最原始的烹调方式。进入文明社会后,烧烤正式成为一门烹饪技术。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中,发现了用来做烤肉的器具;到了周代,烧烤已成为贵族餐桌上的一道美食,并渐渐形成一种饮食文化;汉朝时,烧烤的炊具与现代的烤炉基本没什么区别,外形的的设计甚至更为美观。

说起烧烤的起源,有些传说可谓妙趣横生。相传烧烤为“三皇之首”伏羲所发明。在远古时代,人们茹毛饮血,打了猎物后只能生吃。然而,生吃不仅味道不好,严重时还会闹肚子生病。于是,伏羲取来天火后,便教人们用火把捕获的猎物烤熟再吃。从此,人们吃上了香喷喷的烤肉,身体也更健康了。为了纪念伏羲,人们把他称为“庖牺”,即“第一个用火烤熟兽肉的人”。

说完烧烤的起源,古人烤什么同样值得一提。汉代最流行的是烤猪肉,而且是大块大块地烤,通常是烤一只猪腿或者一大块猪排,需两个人合作烤上整整一天。烤好的猪肉,则切成薄片,蘸着调料吃。

到了隋唐,烧烤的品类开始变得丰富。当时的笔记中有许多关于烧烤种类的记录,如蛤蜊炙、蝓蚌炙、驼峰炙、牛炙、鸭炙、浑炙犁牛、小蚌肉炙、龙须炙、干炙满天星等,读来不禁让人馋涎直下。

明清时期,人们对烧烤的热情开始往牛羊肉上转移。当时恰逢辣椒进入中国,两者的碰撞更加使人欲罢不能。

与现在人们撻串时穿着随意、大声嬉闹迥然不同的是,在古代,吃烧烤是一件颇为注重礼仪之事。《礼记·曲礼》中提出了十几条关于吃的规矩,其中“毋嘍炙”就是针对吃烤肉的——不能狼吞虎咽塞满口腔,否则不仅仅姿态不佳,还会失掉礼节。

读一读古人撻串史,增一分夏夜味蕾香。

## 关师傅的养生经

◎李国献(河南舞钢)

舞钢市建中广场边的树荫下,每天都有一名衣着朴素、年近八旬的老人守候在那里,为大家修理自行车,提供便民服务,他就是关师傅。

关师傅1964年应征入伍,在新疆伊犁某部当后勤兵。长期的后勤工作,使他熟练地掌握了机械修理技术,培养出了吃苦耐劳、乐于助人的军人作风。1989年他转业到舞钢市生产资料公司工作,收入稳定,日子过得很安逸。然而,在部队风风火火干实事的他,坐在办公室里品茗看报浑身不自在,病魔乘虚而入,身体出现了问题。2002年,单位照顾他,让他提前退休了。

关师傅是个闲不住的人,一闲下来就生病,正应了孟子那句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。病退后,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,他“重操旧业”,把从部队带回来的机械维修手艺和助人为乐精神放在广场边上。每天吃罢早饭,他踏着晨曦用一辆破旧的架子车把修理工具、小凳子运到广场,把气筒放在马路边上,把小凳子摆在树荫下。

谁的车子没气了,就拿起路边的气筒打几下;谁遛弯走累了,就坐在小凳子上歇一会儿,就像到了自己家;谁的自行车坏了,就把车子丢给他,从不讨价还价。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更换零件,随便留下几个辛苦钱就行;如果更换零件,关师傅只收零件费,他的人品和技术赢得了大家的认可。

修车的活儿很忙,关师傅屁股不着地,像个陀螺,从日出转到中午,接过老伴儿按时送来的午饭,他填饱肚子接着转。直到太阳落山,他才披着晚霞拉着车子回到家里,幸福挂满全脸,快乐

传给全家。

有一次,我从他的摊前路过,见他手头没活儿就坐下来与他闲聊。关师傅是个健谈的人,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板,一股脑儿把他当兵、转业、退休、修车的事全部倒出来,很家常,也有条理,使我对这个经常见到的老人有了深层次的认识:他就是树立在广场边的一幅“标语”,向人们传递着满满的能量。

我见很长时间没人找他修车,就感叹道:“现在电动车多了,自行车少了,修车的钱也不好挣啊!”

他说:“我是军人出身,退伍不褪色。修车只是一种爱好,利用自己的手艺为大家做些好事,既增加了收入,也锻炼了身体,心里敞亮,不易生病。”

是的,他的两个女儿早已出嫁,都有工作,日子过得很幸福;他和老伴儿也有退休工资,吃穿不愁,不指望修车挣来的蝇头小利,只是把修车和助人当作一剂养生良药,天天饮用。

别人像他这样的年龄,已经力不从心,在家安度晚年了。他身体依旧硬朗,冬天冒着严寒、夏天顶着酷暑,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为路人修车,提供服务。他还自信地对我说:“小车不倒只管推,还能干几年。”如果不是爱好和信仰支撑着他,他如何能够早出晚归、乐此不疲几十年?

正是这种坚持,让他的机体得到了锻炼,精神得到了陶冶,病魔像老鼠见了猫,躲得远远的。